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二至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威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二

據要

漕運

絕糧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出境必取地形審之主客之向背地形

或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審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
以待之不然必敗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
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
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

與音餘

後漢書曰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

至

栒音

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二萬餘人下隴因

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

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

曰虜兵臨境怛怙小利

怛怙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怛音尼丑切怙音逝

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

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

閉城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
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
搖盪人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
成蜀兵大至淮遂擊走之

吳志曰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
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俱從山西
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
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

據塘天寒雪時魏軍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破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渡岷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

其俱切

謂其將公孫五

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以臨朐有巨筏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

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
大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拒登使將尹緯領步軍
據廢橋以抗登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
法不戰而屈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持宜持重不可
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優不行思奮之力梟殄逆
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
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二千餘戶於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怕執奚投降

宋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道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平西姚紹爭據潼關

林謂道濟曰潼關不遠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源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汝宛齊神武聞周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夏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
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
必定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
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
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徒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煬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爰子幹率衆拒
之至可洛垓音哀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前川為

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敗之

唐書曰盛彥師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徼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挾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毋得輒動伏兵既定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為守此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若賊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隘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乃於山南上彥師邀擊之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

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

食可足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因敵也

故國之貧於師者師遠踰也遠

輸也百姓貧

兵事轉運千里之外財費于道路人有困窮者也

近師則貴賣貴

賣則百姓虛虛則竭

近軍師士多非常之賣當時貧費以趣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

也竭則急於兵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

兵十六充伍急則百姓盡持兵

結連不解內外力殫

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所破費也

公家之用破車疲

馬甲冑弓矢戟楯干櫓兵牛大車十去五六計較之也故智

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為鍾計千里計運二十鍾而

致一鍾於軍中也急稗一石當吾二十石急豆稗彙一石百二十觔也轉輸之發買

二十石乃得一石也

後漢書曰永平中理潯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郿元

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石

白河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

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

鄧訓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隱審量括之也

知大功難立

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

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憚之

又詔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

吾策其無

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又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

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

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

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

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

則其衆可奪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

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

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

威將軍劉尚入天水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
百頭負馱

蜀志曰諸葛亮悉大衆出斜谷以流馬運糧據武功
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運不繼是
以分兵屯田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克成都於時雄軍飢
甚乃率衆就穀於郾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子陳州石季龍救之徙陳州還

襄國留姚豹等守州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
陳同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
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就獲米謂
逖士衆豐飽而胡成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文
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豹逖遣韓錢馮鑄等追擊於
汴盡獲姚豹宵退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米宜運二百

萬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加延擁衆為叛凶黨萬餘人自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加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兇黨有來降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

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官李重秀乃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鄆城下北潁口水運千里而近及上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船勝三百石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成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八口之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之給無毫釐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

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國自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考經畧者三犄角之師大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記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以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合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二分之一給衣賜自劉使兵等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

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
勤之端兵食自切臣謬司邦計遽奉睿圖輒纂事功庶
裨聖覽

又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
倚墻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為石碓
數數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

又曰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
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湖鳥散人煙斷絕

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三國典畧曰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
人糧運盡獲其船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既而
陳師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煥以麥屑為
飯用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蒨
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
糧分肉人獲數鬻

絕糧道

漢書曰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將亞夫問
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
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
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饑式亮切
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
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又曰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
音阜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渚臨泚水

潢音黃
泚音叱

阻

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

張溫乃遣周慎將

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

堅權之父也

說慎曰賊城中

無糧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

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韓章遂分屯葵園陝反絕其糧道慎懼乃棄城而退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受言於紹曰北兵數衆多然而果勁不及南市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待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背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衆號

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營輒於內為長漸以拒之
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將于
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軍沮受說紹可遣將別為軍與
袁以絕曹公之糧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
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求索
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
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
選精銳馬步乘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

負束薪時有問者詒之

詒音怡

曰袁公恐曹操掠後軍兵

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破
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志曰姜維率衆侵魏依維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
李韶等守之聚羌胡質甚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
謂諸將曰魏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
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必而拔其城雖其來救
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

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不足以
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
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君各
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
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盾西伐張駿之
武威駿遣將辛璠韓瑛音英東拒劉盾屯於狄道城韓瑛
進渡沃于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籍玄羗之銳宜連戰

以滅之不爾久則變生瑛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
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
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亂亦不能
久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亂聞之大
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
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衆
我寡且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足馬得還於是咸奮遣
騎三千襲巖於沃於嶺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

人

三國典畧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
向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願
前後要襲獲之乃啟於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
出關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
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既斷潁城吞
滅可期且孔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絕亦不能存王
納其計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

將屯田張掖郡

調謂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也今其郡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

徒料切將音子亮切朔
方張掖並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
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
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石百二
十斛也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
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且沒切言倉
卒暴疾也故臣愚以
為擊之不便計及公田人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願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

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

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

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

理湟陜以

西

湟音王陜音陝

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畝

田事出謂至春人田營田也賦班與之也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倅副也七碎切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

百為田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

陛下裁計之詔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
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為以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具其土
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
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
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募百姓屯田於許下

今潁川郡許昌縣也

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

官田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

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今壽春郡也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

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計都以制

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

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

之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三萬人淮南三萬人分水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弘石以西盡泚水

泚旁
貼切

四

百餘里至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川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

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杭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父所建也晉書曰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害羊君患之以意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不乏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

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

今襄陽郡

修召信臣遺迹

召信臣所作鉏

廬陂六門堰在今南陽郡

號縣界時為荊州所統也

激用澧洧

洧音育諸水以浸原

田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之衆庶賴之號曰
杜父舊水道淮沔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
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當

陽侯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

巴陵即今郢也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零陵桂陽並今郡地南土

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涼武昭王高擊玉門以西諸城下之遂屯玉門陽
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

盈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起

田於東陽之石鼈

亦作臨淮郡界也

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勅相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其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

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難阻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給

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城為刁公城以旌功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珧芝又議修石澗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幽州督亢

舊陂

今范陽郡范陽縣界是

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

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
置都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課其所入褒
貶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
獎乃命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隋書曰郭衍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
勞轉運行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剝粟萬餘石民免轉
輸之勞

唐書曰竇靜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於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等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

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田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閒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科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卿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

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石隴西十四萬九百二石

後上元中於楚州右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

厥弊滋多

戍役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卒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秦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除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毛毳密理謂肥肉也其性能寒楊粵音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水土

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無銖兩之報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然合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選常居者家室田作

以為備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

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

也調立城邑每下千家為中周虎落

虎落外蕃也

上從其言

募徙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二內內房也

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

故鄉而勸之新邑為置醫藥正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飾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兵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
人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五

輜重

戎車

戰艦

亭障

輜重

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

輜重

後漢書注曰輜車名也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地

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

自致故王子曰一犬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言守之固也

故飽能飢之

絕其

糧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委其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

皆所捐棄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此

者亡之道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

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統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取樵

薪也蘇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

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萬人
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
而韓信之頭可致於麾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

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如今避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
不聽韓信使人間覘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
趙軍

後漢書曰董訢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
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
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車屯
據滎陽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王屋縣界

河東都尉守關

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

鑕，鉞也。示必死。

祈林

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

鼓

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郡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

令部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卷三十四
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瑋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綸如丘陵三軍莫有關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三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

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
運仰擊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
仁貴遂退軍

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虎賁三百人與紂

戰於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
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前有執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招搖在上急繕音勁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
其局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鞮鞞鞅鞞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
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會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少師謂隨侯曰

楚人上左君必左

君楚君也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

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鬪丹獲其戎車

穀梁曰趙盾長轂五綿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鈎車先正也

鈎設浦車遠近計車量也以立

壘正者什伍之例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寅敬也所有旌旗幟所以知變化示應而不失周

曰元戎先良也

前立伐惡立善之旗所以知善罪之所在先齊良善而後伐之

文選曰

輕車霆激驍騎雷驚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

枋箬下江關

枋箬以木竹為之浮於江水上爾雅曰舫泝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

巴楚相攻故置江關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遙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

箬音步佳切泝音疋俱切

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

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

山上以拒漢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

橈數千艘

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楫也爾雅曰楫謂之橈蓋謂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

冒而唐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臯打官軍船艦周訪作長岐棖拒之桔臯不為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師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兵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

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

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

贛古暗切

出船甚難皆

儲之如是者數四故大板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
兵索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
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
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象於艦祭
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舉義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侯景戰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舶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間賊將宋子仙舉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
意云麾兵金匱校戰王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樯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帛
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牙
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
容戰者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
平乘舩艦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皋性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

溯風澎浪其疾如掛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為久不可
敗性纖悉每遺人糧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置
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絕吏之私易

三國典畧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陽寇武關梁主
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釋梵
天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乎但於空土佛所與主上香
火因緣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彼疑是以
不可改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船濶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纆索深石調度

與當船不殊

又曰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
矛穴置拋軍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
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后左
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逐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
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又曰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尺墻下開製棹孔舷內五

金史卷之八十四
卷三十四
尺又建柵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
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又曰走舸舫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
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旗鼓幟列之於上此戰
船也

又曰遊艇無女牆舫上置漿牀漿音將左右隨大小長短

四大一牀對牀八尺會追至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
居之非戰船也

又曰海鷗頭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鷗之狀舷下左右一浮版形如鷗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玉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傅玄上都賦曰飛雲鷁首龍舟艫艫蒙艫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縣旆光天征鐸琳瑯凌波泝流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亭障

後漢書馬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

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至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西

河上至安邑

前漢書曰河上

地名故秦內史高帝時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

太原至井陘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

常山郡常山今恒州也

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王

霸將弛刑徒六千人與杜茂治飛狐道

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推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

餘里

晉書曰涼武昭王暉修燉煌舊塞東西二涼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於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

按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
功畢李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
名見拜商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為邠州刺史奏方渠合破道水皆賊路也
請城城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
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
也朝晟曰鹽州之役成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
若大興兵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

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日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
可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
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
文有備無患先王今典况修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
兵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陸東遠寧夏西援
靈武密邇延慶保障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
里亭障烽燧不接三偶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

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
屢驚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
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
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安休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
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黷勞孰能永逸宜令左
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
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

丹延節度使王栖霞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彥光充鹽州刺史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攻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合放歸

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阜絹千疋朕情非為
已悉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竭誠奉國陳力
忘勞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自率
勵以副朕意初貞元中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
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為邊患故命
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統兵五千與
兼御史中丞史復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
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劔南山南諸軍探討

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又曰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州阜凌犯為盜日久匿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寇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城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

常為大戎所堡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獲為
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
方以為大利

三國典畧曰齊司徒斛律光築吞周跨隴定蕃三城於
境上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六

營壘

烽燧

京觀

營壘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為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

水草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

車之利也

而右背

高前死后生

戰便也

此處平陸軍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黃帝修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為管衛

漢書曰周亞夫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真將軍

又曰李陵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可三萬陵軍居兩山間
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弓弩令曰聞

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如淳曰手

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

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
日暮蜀刺客詐為可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

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背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第五倫少介烈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有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南

漢記曰龐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旦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謀相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又曰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

立地又純沙不得版築其將婁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不俟達曙百堵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帥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其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吳捷書至

晉書曰沮渠蒙遜載記曰改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

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
築家非築城池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
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小
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
三萬眾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
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

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假節頰至朝
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
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小函盛石沉之
以擊橋名曰石鼈

崔鴻後趙錄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堡壁有衆
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
軍人隨其後馬至營合未嘗參差

梁書曰王僧辨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
旗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覩之不悅
曰彼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
而進霸先謂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
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之乃以
強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
遁

後周書曰楊猛征潼關封郃陽伯邑百七戶俄而潼關

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

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
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
入壘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戰于都護府之
北際晚下營壕澗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云衆已就
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
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
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畧曰蕭紀兵次西陵艫舳干戈翳川曜日護軍
陸法和于硤兩岸築二壘運石填江鐵鑠斷之梁主令
法和壘北斷白鴈城道別立小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
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
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噐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噐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

也何謂蜚鋒地斥鹵而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
張軍處將也

太白陽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波澤輪逐
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文選曰夜薄休屠營

盧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烽燧

說文曰烽燧候火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

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廣雅曰兜零箭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鼓方喜王欲后喜輒詐為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鼓羣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

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

事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
五千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就記嘗道逢二人謂其
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就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
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
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叅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
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隋書曰突厥染干為雍閭所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夫隋天子豈禮我乎突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

晟留其達官執質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
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
人今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否以
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陽者為來法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轅尾西邊

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槔
火鍤其頭若警備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
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姦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
火有急以光傳之

黃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燧相要地形不便望見
烽火不得為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

狐迥道平地置下染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
臺高五丈下闊一丈形圖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
置燿烽如有動靜舉相見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
每二十里置一置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
奕候視至暮速即分食喫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
暮間見烟火夜間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
止以聽賊徒如覽來報燧家舉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

以上五騎以下即放火炬火箭前烽應訖即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以下即放兩火炬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同放三火炬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烽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燿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燧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須當嚴備收拾牲畜遣人遠拓每燧令別奏一人押一道

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燧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

南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燧入咸陽

張景陽雜書曰長鉞鳴鞘中烽火烈邊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

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遙見鼓可遙聞須臾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

軍

築武軍營以章武功

而收晉屍以為京觀臣聞剋敵必視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
有京觀懲淫慝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
於滎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殺衆數萬以人頭
為京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攻具上

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宗墉

左傳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

楚子使反其言二而後許登諸樓車

所謂雲梯

使呼宋人而

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

行天子之事作衡車厲武將輪有刃衡者劔以相振懼

宋均曰衡陷敵之車也輪有鑿輪者刃衡馬軛也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

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

亟急也紀力切

彼必奔走宛敗

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得生以

見責讓

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惡之乃立東平云子義名號柱天大將軍以

誅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一生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

不能下何謂陷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

雲車即樓車稱雲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般輸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俯視曰瞰旗幟

蔽地

廣雅曰幟也

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說文曰鉦鏡也似鉦

或為地道衝鞬撞城

衝撞車也詩臨衝閑閑許慎曰鞬樓車也鞬步耕切

又曰黃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

植築圍鑿塹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緩天誅帝怒遂檻車

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雋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以韓忠為帥雋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曜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

山東兵甲衝韜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城中或為地道或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鬪車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聞車上

又曰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嘗獨厲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

還言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為道地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陳倉城為諸葛亮所圍起雲梯衝車以墮城昭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又曰衡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善作翱車

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樓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事連寄寄發病死

韋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告作臨車雲梯剋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真夏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真等起土山鑿地道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敦吳錄曰黃武二年曹休令臧霜以輕船敢死萬人

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
道修櫓鉤撞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
板薄櫓以為攻具

又曰段匹磾所立代郡太守薛閭嵩與劉琨鴈門太守
王處合軍謀殺磾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襲磾磾兒強取
處女為妾遂以攻具告磾磾遂斬王處薛閭嵩及其徒

黨

玉韶之晉記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絕人使為改其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內知亡矣晉起居注曰徐道覆蟻衆堅城因山固守今董平諸軍圍塹四合高撞雲梯盡力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覆以釁鉦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具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范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桀討趙同郭默於洛陽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去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曠於山谷循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潰

高閭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燕與符后征高麗至遼東為衝車馳道以攻之

崔鴻前涼錄曰麻秋進攻枹罕圍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拋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後涼錄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尅之

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

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自四月至於七月乃屠城斬誕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遂圍懸瓠城行汝南新蔡郡事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之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登郭城督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又曰偽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
返太山守仲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
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故
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
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
皮弓矢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
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

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巖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偽引
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諸軍鼓譟陵城衝車四臨
數道俱攻先登生禽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晋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
宋遣輔國將軍劉劬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內以火
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
以鐵之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

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
戶曹參軍虞挹之造拋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
士攻城鉤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作等道窮數迫
仍乞降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
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
以塞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畧曰侯景作尖頂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取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

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
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
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
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
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
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一日而就
初稠製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在遼左與賊相對夜中

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
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
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書曰姜確為交河道行軍副摠管率衆數千先大軍
出伊吾趣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
紀功碑確磨去其文刊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隍用
稽天誅城土山臨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舉城歸順高祖使遵等攻城橦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橦楹今之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權之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疆塞之外以拒匈奴

鄜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颺城推衆陷斬

區粟天范扶龍首十五已上沈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火器攻圍邑有積楹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凡三軍行師令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
萬炬

又曰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騫真之車周且為
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耳車並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

以釵為首雷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副也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槌重八斤亦軍備也

大柯斧

重八斤一名鐵越軍備也

行馬

廣二丈二十具

渡溝飛橋

廣五尺轉關虛八

具

天缸

一名天橫以濟丈水也

鷹爪方凶鐵把

柄長七具

天陣

日月斗柄杓一

此為左右一仰一背天陣

地陣

邱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

人陣

車馬文武

積楹臨衝

攻城邑

雲梯飛樓

視城中也

武衝大櫓

三軍所須

雲火萬炬

以防火也

吹

鳴籥

作振萬里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

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杷

是其矛戟釜笠是其兜鍪鑠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車試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文圓法北辰為上將角為衝車訾為鐵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鐵鉞者亂

又曰諸出軍行將屯守攻陳設壇祠禱戎器血塗金鼓神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時令朱雀所居神與今日日上神王相而剋

莊子曰梁臆可衝城不可以窒穴言珠噐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

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雲梯
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九
設攻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餘公輸屈
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拒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曰公輸不過欲殺臣臣之弟
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而為之奈何子墨子曰雲梯者

重器也矢石沙灰以兩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

梯之功敗

尹子又載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傅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輪車懸瓴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曹植東征賦曰循戈櫓於清流汎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馬鴻溝
參周鹿菰十里薦之以棘為建修櫓干青霄竄深隧下
三泉飛雲梯衡神鈎之具不在孫吳之篇三畧六韜之
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曰鈎車鞮轄
九牛轉牽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
閣虛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壚

繁欽為史叔良作移陵零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
堙既設

袁宏祖述碑曰述為豫州刺史薨時君柩未旋郡寇圍
城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
為吾誰為死并力齊赴卷甲霄起遂陷堅乘負戈而反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六